求是堂文集

求是堂文集卷五

涇　胡承珙　墨莊

弇州文鈔小引

嘉隆七子王李竝稱而李遜於王奚翅十倍滄溟集略一繙撿令人易厭弇州山人以世家文獻諳習掌故又博綜典籍才富學贍明史亻并其聲華意氣籠絡海内蓋有由也惟是網羅既宏意氣過盛往往不暇檢校致貽口實如讀亢倉子不知爲王士元所作讀元命包誤以爲衛元嵩之元包不止庚午元日詩謂嘉靖甲寅元正日食與史志不相應如錢竹汀詹事所摘也馮君鑣谷銳志學古於勝代

文苑獨愛弇州若有夙契者然暇取四部正續稿擇其心
賞者鈔爲一編以便行篋游五都者識其寶搴巖芳者拔
其尤龐蕞既剔精華自露昔彭子殷惜四部稿篇帙太富
使人不能去取而元美亦自悔其藝苑巵言行世已久不
能復秘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然則𦍑谷此鈔眞足爲
弇州之功臣而可以間執彈射者之口矣

募修妙覺禪院引

自佛法入中國上而公卿大夫下至士庶人布金舍宅之事不絕於世或通邑大都或名山勝地崇飾美觀窮極侈靡其欲因之以求福田利益者皆妄也無以則有二焉一以助有司施濟之所不逮一以爲士大夫游觀之所宜唐宋以來橋梁隄堰之役義漿仁粟之規或乞度牒募錢米官且以僧主其事韓昌黎在潮州與大顚游且造其廬東坡游孤山訪惠勤詩云名尋道人實自娛皆此物此志也然即是二端倘有爲之而不成招之而不至者則以彼教之誠於其事而不志乎利者之難其人也吾鄉黃泥岡當

宣歙孔道其上有妙覺禪院精舍數椽地近而景勝行李負販之往來者倦而愒渴而飲胥於是乎賴而士大夫之出於其涂者或時眺望流連徘徊不能去往時觀補亭學使西詩壁間邑明府陳公又為建不厭亭於寺後此其於施濟游觀二者庶乎可以兼之矣先是惺堂上人嘗應李太守之召募金修葺趙星閣侍御為之序引歲久圮廢其法嗣道權將復為託鉢之役其果誠於其事而不志於利者乎然而其地之不可無寺也設茗可以濟道暍下榻可以息勞蹤豈非仁人君子所為欣然動念欲覯其成者乎余故以道權之請也而樂以一言為之導

大通鎭募設救生船局引

古語云療飢不期於鼎食拼休無待於規行言其不可緩也孟子論不忍人之心而獨舉孺子之入井誠由是擴而充之則雖古聖賢豪傑所以思由已溺道濟橫流者庸渠不甚於是歟

國家於津步所在立法綦備故律載冒險渡人及中流勒索者皆有禁而救生之船或未能徧及是在仁人君子體好生之德存可逝之心僉謀定畫衆力樂成而後能弭患於不測援手於阽危者也近時江甯漢陽皆設有救生船局歲活數十百人具著成效而長江數千里險介之地倘

多銅陵縣大通鎭者亦沿江一市集其地近水經所謂江水又東至石城縣者也江中有荷葉洲廣袤幾十里岐江水而二之下有洋山磯江水於此復合南峡宣池諸郡山谿之水入焉旁流溯濤中泓囦湓其江俗名六百丈至與京口之黃天蕩竝稱險可知已然自楚蜀吳越以至於閩粵滇黔資舟楫之利者靡不繇此上下焉時或戕風起惡浹帆摧檣波濤山積跳嘷林沸魂魄越於天淵性命懸於頃刻此豈非仁人君子所當亟動其惻隱之良雖挂冠躧屐之不顧而思所以濟之者哉洋山磯有生生菴曩曾於此設局救生以費絀中止近時吾鄉諸君之往來大通者

勸輸本鎭設立樂義堂爲掩骼埋胔計行之有年矣今將復置救生船局因地制宜仿江甯漢陽成規而稍變通之期於可久而無弊惟是體大費繁非一手一足之爲烈所望四方好善之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可緩之事各出贏貲共襄義舉豈惟克充其惻隱之心已哉卽功德亦莫大於是矣

毛詩稽古編後跋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三十卷向未見刻本頃在京師朱蘭坡借四庫書副本鈔藏因得借讀一過其精到處足補箋疏之所不及其小有舛誤者如旱麓篇民所燎矣謂說文尞燎別字陸氏引說文祡祭天非鄭箋熂燎之義案釋文尞燎二字並引并及音切之異其意明以放火之訓當詩燎字陸氏未嘗誤也假樂篇民之攸塈謂呬說文作齂案說文齂在鼻部呬在口部不得合爲一字民勞篇柔遠能邇引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以爲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不知王及僞孔皆

以柔與能竝訓為安非以能釋能邇也又附錄摽有梅引說文或作抛注訓棄也與毛傳摽訓墮落義同不知說文無抛字抛乃徐鉉新附蓋是時說文解字始一終亥之本尚未盛行僅據李燾五音韻譜又誤仞燾書為徐鉉本顧亭林日知錄亦同此誤又謂釋文引韓詩飲餞于坭呂氏讀詩記引作泥而玉海及廣韻皆作坭意似以呂記為誤案鄭注士虞禮引亦作泥呂記當本此不誤

唐王府君神道碑跋

此碑歐趙諸家皆未箸錄王少司寇金石萃編載其額有王府君神道碑字樣而錢詹事金石文跋尾乃以銘詞稱有嬀之後言育于姜陳宗不守命氏惟王知其人姓王氏則是錢所見無此碑額六字矣又王錢俱云侯冕撰而此本竝無之蓋此碑下半已亾而此本較萃編所載文更多殘闕碑內緝字當是緝之別體惟古字胥多作咠顧氏金石文字記歷引漢魏諸碑書胥爲咠又云揟字一傳爲揖再傳爲揖詩釋文引字林揟作揖戰國策書大傳胥皆作咠此緝字从咠而又寫作胥唐人字體往往無定耳又碑

內旌表表字明白無關萃編作刖葢誤

虞恭公墓誌跋

虞恭公墓誌銘首題大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虞恭公溫公墓誌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譔幷書此誌金石諸家皆未箸錄惟有虞恭公碑已多斷缺姓字里居皆泐諸家僅就碑文事跡揣測得之此誌則字畫清晰闕泐尚希參校碑文多可考證碑云祖裕魏大中大夫爲新舊唐書溫彥博傳所未載誌云祖裕魏大中大夫澄波萬頃竦榦千仞屈跡中云云下闕又云皇朝贈魏州諸軍事魏州刺史文爲德表範爲士則云云此蓋謂其父君悠史但載其爲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司馬大業末爲司隸從事

而已碑云乃授通字闕一舍人金石萃編據隋書百官志謂通下必是事字此誌云隋開皇中有詔舉士公首應嘉招以對策高第下闕禮省尋除通事舍人云云足補碑文之闕碑云擁節無功於月氏又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金石評攷以無功月氏卽史所載戰敗没於突厥事虛舟題跋謂其與史不合金石萃編云碑以公爲東北道招慰大使下云屬天地横闕又云遷夏商之鼎云云皆指隋亾唐興之事則無功於月氏仍屬隋末事傳皆不詳按此誌云屬煬帝巡歷六合征伐八荒膺揚之將載馳鳳舉之使結闕一字公伏軾遼左則夷貊革心張闕一字薊北則姦宄改過此

郎碑所云爲東北道招慰大使事也則無功月氐其在隋末無疑矣史云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其事授幽州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舍人俄遷中書侍郎封西河郡公誌則云授公上柱國幽州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闕一字爲中書舍人遷侍郎與史先後序次略異其食邑二千戶則史所無也若萃編以碑文有拜太子右庶子食邑三千戶皆傳所無案食邑三千戶傳固不見若太子右庶子傳實有之蘭泉少司寇偶未檢耳平津讀碑記云傳云尋檢校吏部侍郎碑作檢校吏部郎中尋口爲口口侍郎案此誌則

云檢校尚書吏部侍郎未幾復爲中書侍郎皆與史合則碑云郎中恐誤其泐字必是中書侍郎可知碑云詔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其下但有行中書侍郎五字又一泐字誌則云勅遣民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尚書工部侍郎盧義恭護喪事又遣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杜正倫持節弔祭又云詔遣尚書禮部侍郎令狐德棻水部郎中闕一字文祀持節冊贈特進謚曰恭公禮也此皆碑所已泐而誌足以補之者誌又云舉以其年十月廿二日陪葬于　昭陵側之東所案傳云貞觀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薨碑序其薨有六月闕一字一日薨於等字

是彥博卒以貞觀十一年六月葬以其年十月其云陪葬昭陵由當時陵名先定萃編引太宗本紀貞觀十年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於昭陵爲先定陵名之證是也碑於撰書人銜名皆闕渤誌則歐陽信本結銜與皇甫誕碑正同皇甫碑信本書但稱銀青光祿大夫銜而不署率更令與渤海男官爵或疑爲高祖時書若此誌斷在貞觀十一年而結銜亦祗稱銀青光祿大夫則不可曉矣

修盩縣學大成殿記

余嘗讀漢韓勅修孔廟禮器碑及史晨饗廟前後兩碑輒令人崇道尊聖之心油然不能自已而韓勅碑陰暨兩側書名者百有餘人出泉數自百至五千不等蓋莫不驩思歎卬以得與其事爲幸人心之同風俗之美尤可想見焉吾涇學宮建置其可考者始於南唐保大四年嗣後圯遷非一而元天歷開楊剛中新學記言儒生吳熠炎以其祖父所營不可辭委於人取以自任至於今如章氏之於大成門翟氏之於兩廡卒皆以後承先世任其事夫天下名區勝景梵宇琳宮往往此據而彼奪朝盛而夕衰自有識

覦之若無甚關繫者而吾邑人於修葺學宮獨孳孳然踵武繼志怵他人之先而爲之若恐弗及固其所以感之者殊歟然當仁不讓亦可見人心風俗之猶夫古也先是雍正初吾族祖勖公置田五畝餘爲大殿歲時修葺費年禩稍久上雨旁風滲漏黦剝勢須易簷抽甍大加苫葢五畝之所入不給於用家仙卿於是慨然起而任之獨出巳貲鳩工埏埴瓴甋相銜鱗次櫛比四阿反宇葢戴聿新工竣計費錢二十萬有奇且將增置田畝歲貯所入爲後日再修之備而屬余爲記余素稔其有仁心矢志爲善而首從事於此可謂知所先務者故樂爲記之仙卿名世祜貫銜

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於余為族孫行勛公其伯高祖云

文德堂文會記

中村董氏故吾涇望族前明中丞萬英公大理卿萬紀公兄弟以學問經濟輝映一時是後其族人多讀書能文章者至於今不衰歲時合族於始祖某公之廟爲文會以課其子弟之秀者法至善也其別有文德堂文會者則其支祖文仁公後裔之所立也文仁公於中丞大理爲從兄弟其後嗣尤蕃衍多俊秀乾隆己酉共醵金若干兩爲會於文仁公之廟別於其始祖以下而名之曰文德堂文會歲時有課試於鄉及禮部者有贐獲雋者有賚邑之義舉關於學校者皆有助經紀規畫則某某五人之力居多焉近

溪孝廉於文仁公爲　世孫與予相聚京師暇輒述其事而屬爲記之今天下有書院課其境內之秀者所以佐學校之所不及也而東南諸郡類多世家巨族則往往各有文會以自課其子弟又所以佐書院之所不及余謂士之生世所宜汲汲者固不在文藝也處則立身行己爲善於其鄉出則砥節奉公思有所以濟於世然苟非講貫於平日漸摩於同志則不能涵養以成其材今之書院大率名存而實亡矣惟文會則皆其本宗之人情親而易敦業同而易習父師之教必誠子弟之帥必謹厚風俗而儲人材蓋莫先乎此近溪爲詩文皆有法度人亦磊落具識解試

歸而以吾言告其族人相與勉爲有本之學以希紹中丞
大理之遺風而不徒汨溺於文藝之末則善矣

馴鹿莊記

余嘗怪今世士大夫多輕去其鄉宦轍所至買田築室樂爲寓公背其先人廬舍墳墓而不顧又有惑於形家言持遺骸以覬後福或久而不葬其親或葬矣而屢遷其地夫由前言之以死者爲無知乎不仁而不可爲也由後言之以死者爲有知乎不知而不可爲也二者皆有關於人心風俗甚巨嘉善黃退葊先生葬其親於邑東門外曰辰家圩者距所居才一里先是爲明錢孝廉別業歲久盡毀而爲田餘地二畝許先生寵而有之燔菑翳除磽礫既卜得離之初兆曰吉乃營窀穸築廬舍其旁以奉享祀有室以

備更衣有軒以娛眺望其外廊廡庖湢悉具先生以其暇
疏壤帖石激流植楥梅桺松槐前後離立雜蒔交映曲港
徬通復自造生壙其閒春秋佳日或攜子姓邀賓朋提壺
擔榼而往命酒賦詩流連忘返名其堂曰時思室曰小藏
春塢軒曰聽松而合而名其莊曰馴鹿令子壽青編修以
圖示余且屬爲之記余讀先生所箸醒睡雜言中記築先
塋一則其於塼埴捄削諸事至纖至悉講求備至而其自
題生壙有厸若有知親可侍生而任命我何憂之句不禁
慨然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而所自爲者又何其曠觀而
足于知也夫墓田丙舍史册多載其事而豫爲壽藏終制

者若趙岐姚勔李適司空圖之流亦不乏人今先生乃兼而營之孝不違親達不溺俗觀其圖與其所題令人油然以思戚然以感灑然如見其爲人余謂非惟先生之善且有足以風世者故記之

岫列軒記

岫列軒者予友朱芝亭讀書處也軒背山面溪隔溪復有層巒疊嶂煙雲出沒其閒溪不深而有泉潺潺自亂石閒流出軒勢高敞戶闥洞然於溪聲山色所聞見無不臻勝軒旁隙地花木蔥蒨綠陰侵几席芝亭尊人太初丈兩目失明日常婆娑其閒軒左有尋樂堂其自所題額也蓋本其父及世父所築以教子孫者今其子孫多能文章名列膠庠讀書其中者日益衆憶嘉慶八九年閒予館於此軒每晨起闢窗牖則嵐霏樹靄坌涌競進課讀至深夜萬籟俱寂獨泉聲泠然如琴筑嘗與芝亭言此境不可忘又此

樂恐不可常得焉自予入都後馳驅南北踰越嶺海不復至此軒者已十九年矣夫人出而與當世之務爲四方之游周覽天下名山大川以求抒其所蓄其志意似不欲以一邱壑自位置也及其所之既倦日月逾邁未有不睠懷疇昔釣游之區閉居淸寂之況時時往來於中而不能去杜甫之招李白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者也以予之偶然假館適居忽去至今遲之又久尙惓惓於軒不能忘況芝亭爲軒主人寢饋誦讀於是者且數十年吾廬之愛固其宜也芝亭寄聲索余記遂書此以遺之

得樹亭記

得樹亭者家損齋孝廉君所以自名其別墅也君晚歲設教鄉閭多所成就予時年幼不獲進而請益洎與其中子玉鏷大令游乃頻頻至此亭憩焉始予與玉鏷總角定交相切劘爲詩文後先成進士仕宦南北又相繼歸田方庶幾如昌黎所云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者而玉鏷忽焉長逝化爲異物則過斯亭也又不勝向秀山陽之感矣今玉鏷從子子墨茂才復葺而新之仍其舊名屬予書額且爲之記因憶宋盧秉云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藉希曾深有味乎其言子墨旣葺斯亭當更封殖此樹益勵

於學以無隊其先之志業至如予者俯仰五十年中及見
君家三世交游之誼或戚或欣而予亦已老矣然異日者
倘來亭上尚能謦嘉樹而賦角弓之詩焉

旌德仙源橋碑記

爲善無分乎彼此也惟其成而已成之亦無問乎遲速也惟其誠而已古者橋梁道路爲王政之一端後世民自爲之鄉曲之士率衆醵錢庀材鳩工以濟行旅者東南諸郡所在多有夫苟力出於獨事要其成則非處心積慮誠于利物而無計較之私者不能旌德方君錦全世居隱龍方氏故旌望也國初有字季玉五玉者兄弟皆好善屢見施侍讀愍山集中君自隱龍徙居版書家不逾中人之產而淳樸惻隱有其素風年七十偕妻汪氏進香九華過太平縣許家磡河口見山水驟漲木橋被衝縛筏以渡有隨而

漂沒者盡然傷之卽欲易木以石歸而省嗇衣食計日儲貲以待至道光二年思償宿願而其地已有先君而爲之者今所建仰山橋是也君乃慨然召其二子大廷大成謂之曰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人旣爲之而我獨無所效乎於是其所居村口有長楓樹河發源績谿水勢較許家衕稍殺河身亦稍隘而每逢春夏盛漲其奔衝漂沒之患則略同君自以年老舉所積貲畀二子建造石橋且令速成之以及身親覩爲快次年値大水隄岍頹壞工費更繁君慮事之不集遂得狂易疾大廷等尅期於五年二月興工今年四月告竣橋成而君疾愈恙時年八十一矣余謂君之

欲建許家岸橋也志在必成徒以歲之不易力之未有閒不成於彼而卒成於此其未成也憂鬱憤惋至於發狂必待其成而後愉快而疾爲之瘳此其至誠所發爲何如邪太平麻川一名仙源今以名是橋者從其始願而稱之也余頃續修旌志考其沿革定爲唐寶應閒析太平置是其先固同邑也則雖以旌邑之橋而假太邑之名焉宜無不可者橋凡五空絫石高二十層廣八尺餘長十丈餘費白金以兩計者一千六百有奇大延大成皆恪秉父訓先意承志不呼將伯不羃歲時殫心瘁力以克底於成焉其濟善亦不可殁也於是乎書

重修雄德縣志雜記 按此篇已刻入雄德志改名附訂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皆云永泰初分太平置雄德縣樂史又引續會要云雄德縣卽寶應二年析太平縣置新唐書地理志亦云寶應二年析太平置前志凡例云新唐書謂在三年案今本新唐書正作二年前志據李贍縣壁記有創於肅宗七年語以爲當置在寶應元年今案雄邑之置自當以寶應爲是諸書皆云析太平置新唐書云太平於天寶十一載始置元和志作天寶四年誤永泰中省大歷中復置今本新唐書作大歷中省永泰中復置永泰在大歷之前此係傳寫誤倒與地廣記遂仍其誤府志沿革表亦同皆由沿襲不覺耳若雄德置於永泰則其時太平已省當云析涇縣置不得云析太平置矣考

唐會要云旌德縣寶應二年二月析太平縣置寶應之改元廣德在二年七月則是年二月仍係寶應新書既以爲寶應二年會要並詳其月固當不誤也

食貨門陂塘一百六十所案李瞻旌川志陂塘共百有四十至明成化志增十八所乾隆志又增六所統計當有百六十四所前志六十下脫四字府志作六十四所是也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四年十一月甯國路地震所領甯國旌德亦如之案康熙乾隆府志俱誤刻之前至元中縣志雖改爲至正而列于元初在大德至治之前又以十四年爲十三年皆誤

職官門徽甯兵備道盧洪珪崇正五年任案府志列于天啟六年考明志隆慶六年設徽甯道駐旌德萬歷三十六年議治甯國廣德各半載四十二年分設兩浙兵備徽安道駐池州甯太道駐宣城崇正四年復改爲徽甯道五年移治旌德盧洪珪若在天啟六年其時尚治宣城耳

又侯國安崇正八年任府志作侯安國

又余鯤翔桃源人進士崇正十二年任陞淮揚督糧道府志云字唱若合溪人進士由遂溪縣知縣入爲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以布政參議守徽甯道遷浙江按察司副使此據朱竹垞明詩綜小傳當以府志爲是

又唐良懿江西人進士崇正十六年任棨寄園寄所寄載崇正十六年黔兵之變其時徽甯道張文輝徽州知府唐良懿皆奉旨議處其後又有旨張文輝唐良懿姑准開復蓋唐以此後由知府陞任江南通志唐後又有馬鳴霆縣志不載蓋値甲申國變在任不久耳

又張文衡順治三年任盧世揚順治五年任棨國朝徽甯兵備道順治二年治宣城六年始移治旌德張文衡盧世揚係治宣城不當入之駐節旌城之列

栁宗元集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云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于宣州旌德尉而不載其名新唐書宰相世

系表亦不載其名而以爲旌德令然誌銘當時所書宜得其實史葢誤以尉爲令耳

府志名宦亦僯眞元至元九年爲旌德縣達魯花赤縣志職官刻於至正九年古蹟門小嶺山寨亦云元末達魯花赤亦僯眞勦紅巾賊鍾富二於此而政蹟本傳又作至元九年刻于王貞劉性諸人之前考之許道傳興學記則作至正九年者是也

職官表明訓導曾經吉水人府志云梅鷟文獻錄後序作曾章不知孰是案鷟序云吉水曾君章來教我旌庠葢曾經字章來也鷟爲人作序自是稱其表德府志誤以來字

屬下讀又以來教我旌庠不文故改爲秉鐸旌庠耳
職官表明知縣朱槃豐城人正德八年任案梅鷚鄉賢祠
記正德六年六月豐城朱侯尚節以名進士來宰是邑云
云則表作正德八年任誤矣記又云乃諏師儒七閩黃君
鑑貴溪鄭君恩南昌吴君沛推較前靈以定祭統其下云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延顥儒彥𦡦于新宮其下又云二
三僚友大名蕭君吉南昌曾君和鈞州李君蘭願刊諸石
以詔萬世據此鄉賢祠成於正德七年記中所稱諸君皆
其時官於旌者縣表黃鑑誤作黃鎣又刻于嘉靖二年訓
導鄭恩吴沛闕年又不詳其里貫縣丞蕭吉主簿曾和皆

闕年亦不著里貫典史李蘭刻于正德十年似皆當據鶚所記改刻于正德六七年間爲是

職官表樂元聲嘉興人府志云岳元聲字之初嘉興人除旌德縣知縣改大名府教授歷官兵部左侍郎舊志作樂元聲據朱竹垞明詩綜小傳改正案樂作岳當從府志堅瓠集謂岳元聲本姓樂欲附武穆改姓岳此小說家言恐不足據

職官表明教諭劉聲譽河南沙縣人案明史地理志河南無沙縣當係福建沙縣之誤

又訓導平璉汚陽人汚陽恐沔陽之誤

又天啟六年知縣梁挺芳府志作雜振芳未詳孰是

政蹟門趙時賞德祐元年以南陵丞攝縣事府志云咸淳元年擢進士第累官知宣州旌德縣考之宋史本傳無爲丞事今改正

宋太平興國七年詔修文苑英華將作監丞舒雅同纂咸平三年十月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爲編修官四年九月成二百卷咸平四年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直秘閣杜鎬秘閣校理舒雅等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案以上見宋程俱麟臺故事諸書皆雅等奉勅纂修校定非其所自著之書前志於書目門俱刋爲雅之著述既載校定周禮論語正義

公羊穀梁孝經爾雅又載校正七經疏義既載文苑英華又不載續通典重複舛錯皆所不免又麟臺故事景德二年修冊府元龜詳載編修諸臣名而不及舒雅前志刻於雅著述內亦誤

宦業傳舒雅之弟端拱己丑進士案端拱係宋年號選舉門刻雄于宋進士之首不誤而本傳乃標爲南唐誤矣

府志文苑傳宋汪注著有中庸演說大易演義而藝文志書目止載中庸衍義縣志文苑傳及書目亦止載中庸衍義書名舛誤未詳孰是

書目名山雅論姚裕著文苑本傳作名山雅編

又左國詳解王遡初著文苑本傳作左國詳評

雜記旌德廟首江村諺語呼母曰姨或謂本非姨字乃靡依匪母之依今案南史齊衡陽王鈞五歲時所生母區貴人病便悲慼左右以餅飴食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晉安王子懋七歲時其母阮淑媛病篤有獻蓮花供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此花竟夕不萎據此是六朝時已呼母爲姨乃諺語之近古者不必諱言之也

求是堂文集卷六

涇　胡承珙　墨莊

朱俊三家傳

朱俊三名佑字俊三自號曰硯谷世系見余爲其贈公春圃府君墓銘中贈公生俊三稍晚止一子頗愛憐之七歲使就傳不遽督課顧獨穎悟過儕輩年二十有五補學官弟子嘉慶戊辰科江南省試佹得復失之以副榜貢生謁選得司教績谿縣道光辛巳壬午兩科其闈卷皆爲主文者所激賞而卒不獲售官績谿四載以病假歸今年病痊已復銓原地矣逡巡未赴遽嬰疾以六月十一日卒于家

始吾年二十六館于朱氏俊三從吾學爲科舉之文其齒少於吾才一歲耳然執弟子禮甚恭其爲文醇雅厚重如其爲人平居寡言笑默坐一室如無人焉者而所學日益進後余成進士官京師不相見者十餘年而歲時以書問吾甚摯績谿胡竹邨戶部時偕計吏在京與余習每爲余言俊三善於其職其鄉人士多愛敬之及余自閩告歸與俊三相見里中握手道舊故甚歡叩其所學則淵涵渟蓄於經史皆鑽擘有得作詩不多而淳古澹泊有陶韋風氣方私喜相去甚近期更相切劘以庶幾吾道之不孤而不意其棄余之速也自其贈公敦篤行義鄉里儕輩人俊三

卒而行之捐金義倉前後至千餘兩戚友匱之者贈遺賙
恤歲以爲常有負之者絕不與較方俊三謁吾銘其先墓
既爲文述其世濟之美曾未數月而俊三喪今其孤滋生
傫然衰絰而來請爲之傳余故敘其生平俾載諸家牒既
不沒俊三亦以抒余悲也

論曰今之校官古博士也然爲之者卒苟而已士固不尊
師抑所以爲師之道者有未備邪俊三獨有異乎人人之
爲之者其在績谿時諸生以所業請者必爲之講論無勌
容貧不能赴試者或佽助之又常議卒錢儲峙爲寒畯試
於鄉及禮部者費輒首捐俸金爲之倡其卒也彼都人士

相率來其家致祭爲文哭之甚哀烏虖是豈無所感而致

然邪今之爲校官者能如是是足以傳矣

朱氏兩世節孝傳

節母胡氏年十九適同里朱君安得越九載而寡家故貧矢志茹苦奉威姑惟謹撫遺孤四子一女咸中禮法平居衣裳皆密紉歷數十年如一日旣聞於有司請
朝旨旌表如著令乃其季婦胡氏復以節得
旌焉氏幼許聘母第四子范爲童養媳旣成昏生子凌雲甫三歲而范卒凌雲稍長或有諷母及婦令廢讀從他業者母泣曰甯餓死書種不可絕也婦亦泣如母言自母之食貧刻厲白首完貞而其婦克承姑訓加以勤劬慈容順德內外無閒言母侍其姑壽至九十二乃終婦侍母壽亦

至八十有三今其年又已週甲子矣先是母有姒賀亦早寡母與居處其艱瘁情誼最篤所生女適汪氏亦寡苦節如母每歸甯與母煢煢相依偕孀嫂幷力操作更交相勉也婦有婢李氏年二十餘遣之嫁不聽詰之則曰主母苦節且慈我故不忍捨去遂服勤將終身焉其門以內多堅志特操爲鄉里所希覯云

舊史氏曰嘗讀明史列女傳載吾鄉桐城陶鏞妻鍾氏其媳方氏暨其孫亮之妻王氏妾吳氏並以守節詔旌三代人稱之曰四節里以余觀朱母兩世節行幷其姒若女荼櫱冰霜萃於一家而不字之貞且感及婢妾以視陶氏何

多讓焉我
朝尤重節孝加意表章今
天子新令守節十年以上身故者一例請
旌所以恤孤嫠者至廣且渥今凌雲及其從弟廷楹並籍
諸生力學行旣述其祖母之節而凌雲又述其母事請於
其家蘭坡贊善爲兩世旌門須余故據爲之傳俾入志乘
俟異時史館采擇焉

誥贈通奉大夫朱府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秋翰林侍講朱君珔以其家將以是年之十有二月癸酉合葬其大父母于本鄉路西冲之原乃敘述其行事如李翺之爲皇祖實錄者而假辭于其友胡承珙且曰君本邑人家不十里遥又姻親知之最眞且悉也故以請昔郗子厚之銘魏府君也曰居又同閈歐陽文忠之誌楊次公也曰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承珙文不足以傳後顧未敢以不信辭於是按狀銘之曰公諱慶需字沛深先世自婺源徙涇曾祖諱明情

充鄉長順治閒

賜六品冠帶祖諱文綸早世父諱武勳
貤贈通奉大夫入祀鄉賢祠大夫公有子五人公其季也
少劬苦于學不得志有司遂棄去習賈漢陽然志不在賈
也家少裕卽告歸闢精舍積書其中延師課諸孫及羣從
子孫公朝夕往視灑埽餕食唯謹每較藝令列坐一堂自
督守之旣成以請于師獎善黜不中程者歲率如是以終
其身不懈蓋公自嗛于其學之未卒業也故嗜學如飢渴
視能學之士如瑤珍而望其後之人之學如望歲焉其他
嗜義一如其嗜學然有族弟幼孤母攜以適人不相聞百
計訪求竟歸之爲授室子嗣以繫其誠懇有始終如此今

其家多以學致通顯者又多好善樂施予皆公教也公娶

於我族夫人氏自始歸公至白首受封儉勤一節其訓子

若孫也如公其治家纖悉凡公所不暇及者胥賴之配夏

嗣慶于是乎在公卒于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年七

十有八由國子監生以孫理貴

贈階通奉大夫夫人後公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七先

封安人

晉贈夫人子四人長安沆

贈朝議大夫後公八年卒次安淮

贈通奉大夫次安邦

貤贈奉直大夫次安桂
贈奉直大夫皆先公卒女二一適國子監生汪雲龍孫瑤廪
貢生理乾隆丁未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歷官刑部侍郎江
蘇巡撫今官貴州巡撫探布政司理問
貤封奉直大夫琇國子監生珏早卒琯州同知琦嘉慶壬
戌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今官侍講曾孫二十人元孫
二十有八人來孫四人系曰在昔耆老坐塾左右以化於
鄉公率其幼媚學是牖昕夕黽皇勤而不有以惠厥後厥
後克昌我銘其幽如石斯壽曰滋不忘

奉直大夫布政使司理問朱君墓誌銘

君諱薰字春圃姓朱氏世居涇東鄉黃田村幼失恃稍長習儒家言能得父及繼母心友于弟蕚蕚早卒家事一任君君素貧窶遂舍所業服賈江右徒步往來謀以養其親備歷艱瘁久之家稍裕益勉爲謙退仁恕薄自奉而靳以厚利於人年五十倦於遊遂歸弗出優游家閈以德薰其族人其族有善舉悉解橐無所靳族人某爲孫娶婦操券求稱貸君遺之金而還其券他所行義大率類此其教子惟勉以積學植行不汲汲於科第撫弟之孤子如子以養以教以至於成立恭數十年如一日焉竊嘗綜計凡閭族鄉

黨之風氣其盛也必有耆舊魁艾矜式其閒使年少子弟相勸以善而不敢爲非其衰也宿德凋謝教迪不先後生習於媮薄囂陵以致隳其家規而不復能振詩所謂老成典刑有慨乎其言之者國之與家無二致也予昔館於朱氏君子佑與予游爰始識君言語恂恂其容有晬塈而知爲善人朱故巨族多長者而君號稱最後予入都五年聞君卒又十有二年予自閩歸里佑乃以狀請爲君銘其幽宮予久於外未知其家之風氣尚能循率厥初如予向所聞見之盛否然觀於佑之在醜不爭甯厚毋薄一如君在日之所爲則君之教固猶未沬也矣君生乾隆六年七月

二十有六日卒以嘉慶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二
例授布政使司理問加二級銜奉直大夫曾祖武勳
誥贈通奉大夫曾祖妣汪氏
贈夫人祖慶霞父安兆皆
贈如君銜祖妣妣繼妣皆胡氏皆
贈宜人配胡氏先君十三年卒慈惠相莊白首無閒子卽
佑嘉慶戊辰科江南鄉試副榜徽州府績谿縣學教諭用
覃恩貤贈君修職郎母
贈孺人女二一適太學生胡蔚澤一適鄒澤孫滋生曾孫
念齡滋生娶予弟之女子既與世姻連又習於佑稔君行

事應銘法乃銘之曰言甚吶行甚樸誠繇中德施族淳者澆反乎覆詒子孫維有穀銘斯藏吉可卜

國子監生戴府君墓誌銘

嘉慶六年承珙以選拔貢成均故事同舉者如鄉會試例相呼為同年維時旌德戴君赤玉同郡同舉始相見於白下次年再見於京師其為人篤雅有節槩為余述其家世尤惓惓於其曾大父監生府君之行義以殁而不聞於世為憾是後不相見者幾二十年而赤玉已病卒其孤澧生乃奉遺命猶以其曾大父誌銘相屬蘄必得余文以為慊余惟赤玉紹聞繼志怵於有善弗知知而弗傳之戒至沒齒而不忘其仁孝可念也余雖未及接監生府君而其梗槩已得於赤玉所述又重違故人身後之託爲容以不文

辭按狀府君諱自機子發其字世居旌德十八都禮村曾祖諱一經祖諱君典曾祖妣祖妣皆陳氏父諱若盤妣呂氏府君兄弟四人序居長隨其父讀書年十五試於學不售家貧菽水不繼內外事皆倚以辦甫弱冠遂棄筆研游維揚乘時廢著纖嗇治生家始漸裕自奉甚埆而事其親心力罔弗盡友于諸弟室無私財其季不善持家前所均分者耗將盡復以已產之半裒益之族子某貧無俚自依于河亟拯之給貲俾營生卒賴以濟後其人要圖所以報者而府君弗顧也晚歲休息里衖以德薰於人課其子若孫讀書服賈各有恆業臨終計嘗所逋負者千餘金出書

指券盡燹之此其生平大略余曩所聞於赤玉者以合之
漣生之狀而悉合姑在可信者余固不得而增損之也府
君生於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一日卒於乾隆二十三年三
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七配趙氏淑慎相莊白首無閒先
府君六年卒子三人朝煥貢生朝熜朝煒國子監生女一
適國子監生任廷珩孫七人顯供國子監生例授州吏目
任福建壽甯縣典史顯俊國子監生顯仁顯佐俱從九品
銜顯俠例授布政司照磨顯伸國子監生顯承縣學生曾
孫十八人景珊卽赤玉也嘉慶辛酉選拔貢生任某縣教
諭元孫三十八人來孫二十一人先是府君與其配旣合

葬於太平縣之包家隴銘幽之石勢不得窆於墓將援宋元人追誌之例碑而納諸廟乃爲銘曰宅於仁德彌劭修於闇施弗耀天道鬱宛終必報子孫繩繩我所料形安其竁神返于廟覩我銘辭永世克孝

例授中憲大夫候選員外郎加三級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培字因叔一字之亭先世居大梁唐廣明中有處士曰從慶者避亂轉徙至旌德之豐溪家焉遂世爲旌德人處士有詩數十首藏於家爲從來搜輯唐詩者所未見至君兄弟重梓行之所謂豐溪存稿者也自處士二十九世至

貤贈奉直大夫諱玉海是爲君之曾祖奉直君生

貤贈中憲大夫諱發榔中憲生例授布政使司理問

誥封中憲大夫諱積厚是爲君之祖若考君母

誥封恭人方氏君兄弟四人行三生而端敏三歲時封翁

攜過村塾見塾師方施夏楚封翁戲問君怖否對以讀書
樂也何怖焉封翁大喜歸語方恭人以爲振家聲者必此
子也稍長肆力於學多歷名師欽朱觀察文翰陽湖洪編
修亮吉先後主其邑毓文書院君游從最久編修嘗爲人
屈指其高第弟子輒推君爲翹楚云君年十九補學官弟
子試常優等督學使號爲知文者汪尙書廷珍徐侍郎頲
皆極賞識之由廩膳生中嘉慶癸酉科江南鄉試舉人屢
上公車不第入貲爲員外郎加三級階中憲大夫
贈封祖妣及父母如令道光壬午禮部試以親老意不欲
行封翁促之往癸未在京聞封翁訃驚泣擗踊幾不欲生

見星而奔以毀致疾居喪未終而君遽卒矣君初工爲科舉之文後益研精經史小學旁及於詩古文辭著有說文箋五代史補注四書類考等若干卷擕之課其長子偉山於金鼇山寺不戒於火悉付煨燼今存者偉山所輯爨桐詩稿八卷而已君爲人恂恂溫雅自少無子弟之過出而與當世賢士大夫游篤於交誼用心恆過於人所受業空與余兩如家極貧卒後殯葬皆倚君以辦恤其孤情禮周摯勝於其師在時其於戚族朋舊一稟其封翁之教指困解橐之事不可枚舉故其歿也多有恩之至太息累欷不能已者余始識君里中暨在京師數相見談藝尤相得旣

悉其學有師承又聞其於交游間誠懇有終始竊以爲其所存者厚必將有以發抒其志業以自見於世孰知其甫中壽而止邪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十月十三日以道光四年甲申五月十三日卒年四十有九配鄭氏例封恭人子七人偉山庠生嶽國子監生岫嶹嵎嶷岵皆業儒女五人孫四人君卒之三年余至旌德過其家登舊所藏書之樓籤題宛在爲泫然者久之偉山以狀乞銘乃就刪次之而爲銘以待其葬焉銘曰學有源不竟其年行惎篤不豐以祿著書穰穰而火焚其藏惟其不亾其後克昌是爲君之幽宮既鞏既隆以銘於無窮

例授儒林郎州同銜從兄方明公墓誌銘

予家自先高祖參議公歿後數十年門戶中落至先君子以勤儉治生乃能仰事俯畜旁及族姻而家以不顯其時有我三從兄方明公與先君年相若業相同志尤相得也予兒時每隨侍至兄家輒啖我以棗栗嬉戲其旁見其顏狀豐睟鬚眉偉然不問知爲長者與先君終日言論多關繫鄉里風俗及善事之亟宜舉行者幼稚雖不能盡識猶彷彿記其一二及予稍長有知識而兄早已歸道山矣又後四十年予自閩歸里而兄尚未葬其季子先溪屬爲文以誌其墓予惟兄生平梗概已載邑志懿行傳當可取信

且先君子素所倆許而予所識之不敢忘者也故不辭而
爲之銘曰公諱承端字方明系出唐散騎常侍胡公學曾
祖諱懋續參議公之長子也縣學生
累贈至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曾祖妣汪氏鄭氏皆
贈恭人祖律聖縣學生祖妣吳氏考崔齡縣學生例封儒
林郎妣汪氏例贈安人兄其長子也幼讀書貧不能卒業
棄去游江漢閒服賈養親惟力是視推財與諸弟共之於
周親多所贍給晚歸里門肫肫以悼本善俗爲已任建家
廟以奉祀寘塋課以與教卜窀穸以妥先設義倉以贍族
諸所規畫多與先君子協謀而成之者而兄於其閒或𣝣

或推孜孜從事歷久而不懈竊嘗默念以爲先王之敎康樂和親推之四海而遙而其本必自州里鄉黨吾鄉之聚族而居者往往有孝弟睦婣任卹之意近於古之遺風迄於今亦稍稍陵夷衰微矣後生小子不復知其祖若父之立心行事而相率爲浮薄嚚陵以求勝故智欺愚強陵弱者比比而是敎之不先而俗之多敝然後歎吾先君子曩者與吾兄所爲交相勸勵務爲忠厚以防其媮者其意思至深且美也兄以國子監生貤階儒林郎生於康熙癸巳年五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丁未年二月初三日年七十有九娶汪氏郎氏洪氏子四先晴先豪皆國子監生先爰先

溪皆從九品銜女八人竝適士族孫十八人世芬附學生世藻世苗從九品銜世蔚世藋世藉世萱竝先晴出世豩世熀世本世昌先豪出世澇世濂世錡先煖出世肇世闓世標世淦先溪出曾孫十四人其家以歲之不易力之未有閒故其葬也後予懼其久而愈泯泯也索其狀無有姑就予之所知者故止如是而已然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于一鄉是亦足以銘矣銘曰國有老成鄉之耆者孰爲弗遵而欽其厚君子有穀施及後昆之兟之愼所守我惟銘之石斯壽

誥授奉政大夫山東曹縣知縣胡君墓誌銘

吾胡氏自南宋後由婺源遷涇世耕且讀
國朝以來起家進士者已十有三人君其一也君諱世琦
自號曰玉樵少岸異爲文落落有奇氣弱冠舉於鄉婁上
春官不第以寫書
國史館議敘當得知縣棄弗就益閉戸肆力經史閒出與
當世通人游如桐城姚郎中鼐歙程徵君瑤田陽湖洪編
修亮吉金壇段大令玉裁皆嘗奉手有所受故其學欲從
文字聲音訓詁以會通其旨趣不區章句與義理而二之
其詩亦能自運繩墨不徒以才氣相馳騖嘉慶十九年甲

戌中禮部試改翰林院庶吉士丁丑散館以知縣用得山東之費縣以去時公卿多器其材姚侍郎文田鮑學士桂星尤搤掔歎息君顧自喜曰是豈不足行吾學耶涖費縣歲餘以事罷旋牽復歷攝平原即墨沂水事最後補曹縣未幾復以沂水盜案爲前官受過罣吏議失職君於是遂浩然決歸計矣君之言曰青齊故懷塼俗民不易見德動輒齮齕其長而某所至頗相安既去倘有私相念者故其時大府入告有山東州縣某能稱職語然究以負氣不善事上官又因事多犯同寮忌遂蹶不復振然亦安往不得其爲我者此君與予相淵坐中所以告予者如此適與予

熟所聞於東人者語相合故有以知其不誣也君歸田後
亟思爲政於家出俸餘置田分以予兄弟之子捐千餘金
於義倉以贍其疏族鄉里有小爭很詬君者輒爲排解使
各釋然嘗謂予近日風氣儇薄求所以挽之吾輩無可辭
責予心韙其言烏虖孰謂君志未遂而竟歿耶君生乾隆
四十年八月初二日以道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年五
十有五曾祖策齡附貢生祖廷夔國子監生父先操
贈奉政大夫本生父先抱乾隆癸卯科舉人
貤贈文林郎母　氏
誥封宜人本生母朱氏

貤贈孺人娶同里文學朱俊女
贈宜人丈夫子三芝林香林才林女子子二長適同郡副
貢生舒城縣教諭崔騏子　次未嫁所著書有小爾雅
疏證三家詩輯等未卒業有詩若干卷文若干卷藏於家
君於兄弟行第二兄世璜弟世珊皆先卒世璜亦出嗣伯
父然友于綦篤君讀書應舉皆賴有家督以不紛其志世
璜善形家言既葬其先數世又相約兄弟同邱首如桐城
方氏之爲者令其孤翰澤等卜以道光十年閏四月初七
日合葬君兄弟三人於某地先期請予爲君銘予與君屬
疏而誼親行尊而年相若又少同業壯同游老而同歸於

鄉也知君最審是宜銘銘曰進而仕途宜其容與而獨集於祈退而箸書有何齟齬而不終弑其䧹天邪人邪我勒此珉庶使其不亾者存邪

先府君事略

府君諱遠齡胡培翬謹塡諱字永曾先世居婺源縣爲唐散騎常侍胡公學之後元至正間遷涇縣東鄉溪頭都曾祖諱尚衡

皇清順治壬辰進士歷官湖南驛傳鹽法道布政使司參議妣洪氏賈氏皆

封宜人祖諱之棣廩貢生河南新安縣知縣

貤贈通議大夫妣洪氏

貤贈淑人父諱兆般縣學生

累贈通議大夫妣趙氏

累贈淑人府君其第三子也新安府君作令有廉名卒於官縣學府君不善治生家益落府君生七歲失恃隨縣學府君讀書貧不能卒業遂去服賈往來楚蜀閒久之家稍裕所以奉縣學君者備盡心力自高祖下待以舉爨者常數十家年未五十歸里門極膝下之養縣學君顧而樂之年八十有八卒府君哀毀如禮既畢喪遂不復出游率族人營墓田建祠屋設義倉與塾課諸所規畫皆為眾所服從顧性剛能面折人過人信之亦不以為忤鄉里有曲直忿爭者輒相就剖訴往往以一言解其構因以息事所全者不少里人至今猶能道之晚歲築書舍數閒顏曰種義

園趙御史星閣先生題楹帖曰范氏有田皆種義孟嘗無
客不能文見者多以爲不虛云先是府君客蜀經瞿塘峽
猝遇暴風覆舟無數急解橐中金懸募速救一時獲生者
十有六人餘得尸悉瘞之今郡邑志並載其事此其章章
在人耳目者其生平所爲濟人於危而藴其困者固倘不
止此承琪生也晚不及見府君五十以前行事及始就外
傅而府君已年六十有餘矣每自塾歸必問所讀書俾講
大義至夜分乃已承琪應省試屢黜於有司方私自愧憾
府君視之泊如也惟勖以讀書敦善行不怠而已府君生
於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卒以嘉慶元年十二月

勅三日年七十有九由儒林郎
累贈至通議大夫配汪氏繼配楊氏皆
累贈淑人子三人承琛縣學生
貤贈中憲大夫承珙嘉慶乙丑科彭浚榜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工科給事中刑科掌
印給事中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
加按察使銜承玢國子監生女四人長適南陵劉氏次三
皆適同邑趙氏一未嫁殤孫六人先殿例授從九品銜先
敫國子監生國樑道光壬午科江南鄉試第一名舉人先
瀚先頻俱國子監生先俊業儒孫女八人曾孫七人府君

在日既葬祖新安府君祖妣洪淑人妣趙淑人暨元配汪淑人於本邑大坑之圓墩山又葬縣學府君於賀村以形家言改遷浮屠府君卒後十年楊淑人卒亦皆浮厝今將以道光五年十二月初八日葬縣學府君於圓墩山先塋之左府君楊淑人祔焉其前有菴曰冰峰府君所營建以爲墳院者故又嘗自號爲冰峰樵叟云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承珙雖行能無似然不敢以無實之言誣我先人恐遂泯沒故謹錄次其行事大略將託於世之有道而能文者以圖其不朽焉